

《風雲耆英會》 承傳黑幫片脈絡



北野武擅長拍黑幫片是不爭的事實，那當然和他的育成背景有關，正如他曾自述成長於足立區，父親及身旁的一眾兄弟均與黑道相交，而能夠長大成為男子漢的途徑，除了掌握一門手藝成為職人外，就離不開加入幫會由小混混開始，希望有朝一天成為幫中的龍頭大哥。

文：禱禱

由東映年代開始

是的，其實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日本的黑幫片仍是大行其道的賣座保證，高倉健、菅野文太、石原裕次郎及渡哲也等，都是炙手可熱的當紅男優。北野武也自言在淺草年代，曾因看山下耕作導演的《山口組三代目》(1973)看得淚流披面。但東映系列的黑幫片，經年累月後，已有陳腔濫調的情況出現，尤其是處理暴力場面的虛飾，令人看得不自在。自從他踏足影壇且成為導演後，便逐步從解構角度去推毀或是重構黑幫片的世界。

回頭再看，北野武最初為黑幫片易容的方法，是以虛無主義來豐富它的內涵。事實上，在黑幫片一直強調的男性美學乃至陽剛倫理上，虛無主義的而且確可以把以上的執着頓時化作無形，而且更加有入生無常的滲透力，大抵可看成硬幣的兩面。在導演的處女作《小心惡警》(1989)中，北野武早已把刑警和黑幫的界線推毀，他自己飾演的刑警我妻較黑道中人更視死如歸，而一切的破壞及怒火最終亦以虛無告終。《奏鳴曲》(1993)當然就是集大成之作，當中生死輕重的緣起緣滅，在北野武的操控下揮灑自如，令觀眾的情感不斷跌宕。一方面黑幫把對手用吊機放入海中，看對方可忍耐多久，令殺人程序儼如遊戲般展現，另一方面則在沖繩的沙灘上無聊度日，由人形紙相撲的玩意，乃至花火大會的童真趣味，導演把生死畛域模糊化，當觀眾開懷大笑、忍俊不禁之際，便要小心心下一場會令你膽戰心驚。

《全員惡人》的反彈

當然，北野武的問題人所共知，就是後勁不繼。其實自《花火》(1997)揚威海外後，他的創作早已走入瓶頸，《全員惡人》(2010)及《全員惡人完結篇》(2012)可以說是他徹頭徹尾的黑幫片回歸之作，卻無顛覆的能量，而先前的虛無主義的火花早已開到荼蘼，幾近困於窮巷。

《風雲耆英會》(2015)更屬放下身段的嬉笑怒罵遊戲之作。一眾黑道中人，各自生活潦倒，因一次敘舊重遇，喚起黃昏般的人生激情，奮而組織社團東山再起，後來因成員被新幫派殺害，為了替好友復仇，於是鬧出一場在市中心橫衝直撞的公路飛車追逐大戰。

《風雲耆英會》的構思當然荒誕離奇，但優



點全在人與物的細節上。北野武重拾他擅長的簡潔敘事魄力，在表達這群黑道耆英面對生途悠悠的無奈，某程度而言，我認為可看成《菊次郎之夏》(1999)的老幼對賭版本。龍三與手下在麵店的胡扯，以賭不同客人下單菜式以自娛，同時落敗一方因不忿而遷怒於不同客人身上的場面，早已令人看得捧腹大笑，同時也可看成《奏鳴曲》的人形紙相撲的延續變奏——那一夥在沖繩遊走於生死邊緣的黑幫，一旦死不去，無災無難到晚年，大抵就會淪為龍三一夥無聊度日。

北野武的細節捕捉，可見於如龍三的斷指，結果令一夥人的下注好夢成空，因為茂吉誤把「五」視成「三」(斷指的左右)，令大家見財化水。同樣，把兒子的車改裝成暴走族式的戰車，在外殼上加上大量塗鴉，再利用此作為宣傳車，去攻擊兒子隸屬的公司之無良商法，從而希望透過威嚇去攫取金錢。更加不用說的就是茂吉的屍體，屍體的非人化喜劇處理，令電影的幽默效果更加突出。

是的，《風雲耆英會》距離北野武全盛期的情況來說，此片已有復勇跡象。與此同時，因東映的黑幫片脈絡，自八十年代已逐步朝V電影(影帶/影碟電影，即不作劇場放映的發行模式，如1986年以降的《極道之妻》系列)發展，所以北野武的黑幫系列已成了他自身及業界傳承的關鍵所在。



■ 北野武

新戲上場

《醉·生夢死》現實與虛幻交錯

張作驥新作《醉·生夢死》最先在香港曝光，是在去年9月舉辦的同志影展上，當時導演因罪入獄無法出席電影節，僅有演員鄭人碩出現。說真的，將《醉·生夢死》歸類為同志影片並不恰當，電影雖然不乏同志情愫鏡頭，但在愛與被愛這個主題下，卻不算是最突出的部分。

呂雪鳳飾演的失落母親，與兩個在她眼中不成材的兒子，彼此之間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，更隱隱滲透一種既愛且恨的複雜情緒。導演在處理這個家庭命題上，非常克制，沒有過於放大各人的不幸，反以剪接交錯刻畫細節。畫面反覆跳轉，內容看似零碎，母親與小兒子剛說完話，馬上換到哥哥從美國回來了，而母親卻已經過世。然而隨著劇情發展，線索慢慢浮現，為何母親會死？為什麼兩個兒子都如此內疚？為什麼小兒子總與黑道糾纏不清？疑惑逐漸解開。

在處理大兒子上禾與碩哥的關係上，是曖昧內斂的，畢竟情傷者與舞男的配對，在酒精迷醉下一時意亂情迷，並不是新鮮事。但導演在塑造這對「伴侶」時給足了理由，一方面因着上禾對母親的愧疚感及在美國的失意生活，另一方面碩哥與其母親有着一言難盡的過往，兩者可算同



是天涯淪落人，同樣背負着母親之死的包袱，因而在兩者結合時，亦帶有互相取暖的意味。

如同前作《美麗時光》、《暑假作業》般，《醉·生夢死》亦非常風格化，畫面昏黃粗糲，予人壓抑感，鏡頭游離於現實與虛幻，甚至帶點魔幻寫實的感覺。李鴻其用盡力氣演繹一個陰鬱暴躁的「廢青」，終日為自己添惹麻煩，為了一個啞女教訓上門尋歡的男客，又用刀刺死黑道老大，在穿過街頭、吃完香蕉、買個豬頭後，回到家中，一切如常。台灣市井平民的生活，在導演的鏡頭下，帶有鮮明的色彩。低下階層生活便像大兒子上禾、小兒子老鼠、表姐大雄、舞男碩哥、母親呂雪鳳般，或離經叛道，或暴躁不安，或黯然失落，或漫無目標，惟有愛與恨，才能明確地感受到自己活着。

電影囊括四個金馬獎項，包括女配角、新人獎、剪接等，反映了張作驥掌控畫面、指導演員的能力。不過最叫人驚訝的，不是李鴻其演技大爆發，而是導演拍攝小昆蟲的能力，螞蟻與蛆在電影中交替出現，均有不同的象徵，李鴻其最愛把玩螞蟻，蟻在他手上爬走，他自得其樂，而螞蟻共舞一段，也是異常精彩。

影評

文：鄺文豪

《小王子》 相信、質疑與想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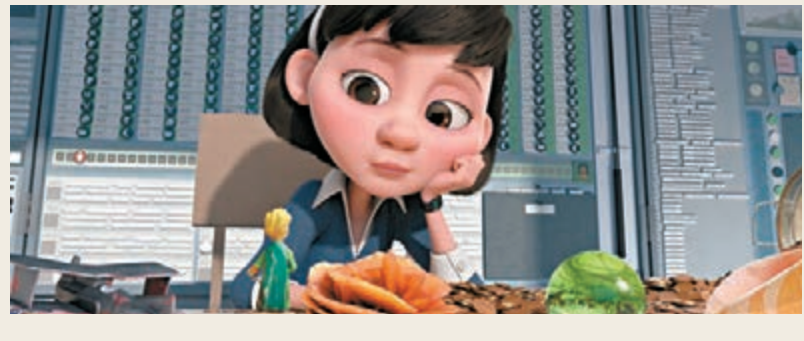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王子》一書的情節和對白簡單，卻意味深遠，要改編成電影絕不容易。單靠小王子、飛行員、狐狸、玫瑰和蛇的相遇離離，難以支撐起整部電影，要改寫情節，又怕離經叛道。電影《小王子》的改編主要着力於兩方面，一是敘寫《小王子》小說的生成過程，即老伯與小女孩的交往經過；二是續寫《小王子》的故事，想像小王子長大後的改變。前者築起《小王子》的故事外層，以3D動畫展現；後者續寫故事內層，以手動定格動畫表達。從層內層外故事的平衡敘述，到兩個故事層的交疊，電影明顯有野心要比小說走得更遠。

電影起首即以刻板的成人生活和人生規劃，對比老伯的小王子故事和飛行夢。這種想像與現實的對比誠然未見新意，幸好電影的關懷亦不止於此。隨着老伯向女孩講述小王子的故事，兩人漸漸成為朋友，女孩的刻板生活亦有所改變。有趣的是，兩人最大的衝突並非源自女孩母親的反對，而是兩人對於小王子故事結局的分歧。小王子告別飛行員之後，老伯相信他會回到B-612星球，找回屬於他的玫瑰，繼續在星星上微笑；女孩卻提出連串質疑，「如果他沒有回去」，「如果他忘記了一切」……小王子的結局懸而未決，直至老伯病重，女孩闖入老伯家中，試圖尋找小王子，才開啟往後的想像，為小王子續寫結局。這種真實與童話的交錯，才是電影的用心之處。

由狐狸仔動起來的一刻開始，已經走進女孩的想像世界。這趟尋找小王子之旅雖然是虛構，卻又如此

此反映現實。女孩飛入屬於成人的星球，遇見長大後的小王子，發現小王子已經帶有成人的功利與現實，忘記了他的星球、玫瑰與飛行員，淪為清潔工。女孩最後以綿羊圖畫喚醒小王子的記憶，具體呈現小說的主題——Growing up is not a problem, forgetting is. 女孩與小王子後來回到B-612星，發現玫瑰已經凋謝。女孩痛哭之際，小王子卻在日出中豁然開朗，印證了小說另一主題——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,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. 這種覺悟亦化解了女孩面對老伯將要離開的心結。這趟旅程之中，小王子、小女孩各有成長，同時令小說的母題在電影中更明確圓滿。電影沿襲小說有關成長與遺忘、視覺與感受等角力，將種種細碎的哲學思考囊括於女孩的想像世界之中，並由此將老伯的豁達傳予女孩。

尤其喜愛一幕，小王子再遇他的玫瑰之後，畫風忽然一轉，由定格動畫改為3D動畫，意味女孩尋找小王子的同時，小王子亦同樣實實在在走入女孩的世界，甚或我們的世界。由此看來，電影就展現了《小王子》作為文學作品的本質，不再是局限於B-612的故事，而是以虛構讓我們更能看清真實。我們未必會遇上小王子，但總會遇上成長與遺忘的悖論；我們不一定擁有玫瑰，但總有些留不低卻又放不開的人和事。那些看不見的東西，是要相信還是質疑，人人不同。但只要願意相信小王子，即使找不到答案，至少也能為自己找到一種說法。喚醒忘記，相遇離離，大抵如此。



影訊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森

《溫州兩家人》 呈現溫州模式

最近最火爆的內地影視劇莫過於央視的《溫州兩家人》。據有關機構統計，該電視劇前三集在騰訊視頻的播放量近600萬次，評分為9.2(滿分10分)；在愛奇藝視頻上，該劇前三集的播放量達到了528萬次，有1000多人點讚。相較於內地另一部熱播劇《半個佛》，《溫州兩家人》的得分均超該劇。

沒有大牌明星雲集，劇情不走穿越離奇路線，為何這部電視劇一開播就受追捧？除了三年前同樣在央視熱播的電視劇《溫州一家人》所帶來的廣告效應外，更重要的是該劇內容本身所具備的現實意義，也就是以「溫州」、「溫州商人」這些緊貼時代的創業故事為賣點。

《溫州兩家人》濃縮了以侯三壽為代表的一些溫州企業家，利用加入「世貿」的有利條件，貪大求快、盲目發展、一味擴張，結果在金融危機的滔天駭浪中，資金鏈斷裂，重創破產。而以黃瑞誠為代表的另一些溫州企業家在抓住發展契機、壯大企業、擴大市場的同時，時刻保持警醒，求穩求實，應變避險，安然躲過金融危機。「溫商」不忘溫州人互幫互助的美好傳統，權貴幫助瀕臨倒閉的企業走出困境，他們勇於承擔責任，償還債務，重塑溫州人誠信形象。富二代黃小威、侯小帆歷經風雨磨礪，成長為有責任心、有擔當、有作為的新一代溫州青年企業家，成為振興溫州企業的新生力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劇取材於溫州人砥礪前行的現實，顯然是其紅火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如果說《溫州一家人》講述的是溫州人過去的創業故事，那麼，《溫州兩家人》展現的則是溫州人當下的發展歷程。劇集緊貼時代背景，融合了大量溫州企業的原型故事，折射出廠家誠信問題、民企「走出去」、海外反傾銷、光伏產業升級、電商創業等當



下經濟熱點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。尤其是在這些故事中不斷湧現的風雲人物，那些精彩紛呈的創業故事，那些打破常規的改革探索，無數次在國內外引發熱議甚至爭論，成為備受關注的「溫州現象」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「溫州」為劇集帶來的品牌效應，正是源於「溫州人」、「溫州模式」自身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蘊含的深刻意義。從劇集的「個案敘事」，可以看到溫商正在經歷的「成長的煩惱」，以及迎難而上、重塑誠信的曲折過程。放在這個時代背景下，這些故事又不單單為溫州所特有，溫商的故事何嘗不是當下的中國故事？溫商的心路歷程，何嘗不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衝擊時，中國企業發展所陷入的迷茫和困境？

北京溫州商會秘書長王燕與記者交談時激動地說，她作為在外的溫州人，做了近十年的「天使投資人」，覺得《溫州兩家人》具有巨大的時代意義，在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時代，《溫州兩家人》向世人貢獻了溫州近三十年的經驗和教訓。

或許正如王燕所言，《溫州兩家人》的啟迪意義，是告訴所有拚搏的企業家，如何應對機遇和挑戰，如何開展競爭和合作，如何守業和突圍，如何樹立信心和目標。這一系列問題，是一個反思、探索並傳遞正能量的過程，也正是《溫州兩家人》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。

文：Christy